

最具争议的婚变小说

等待

—陈翠◎著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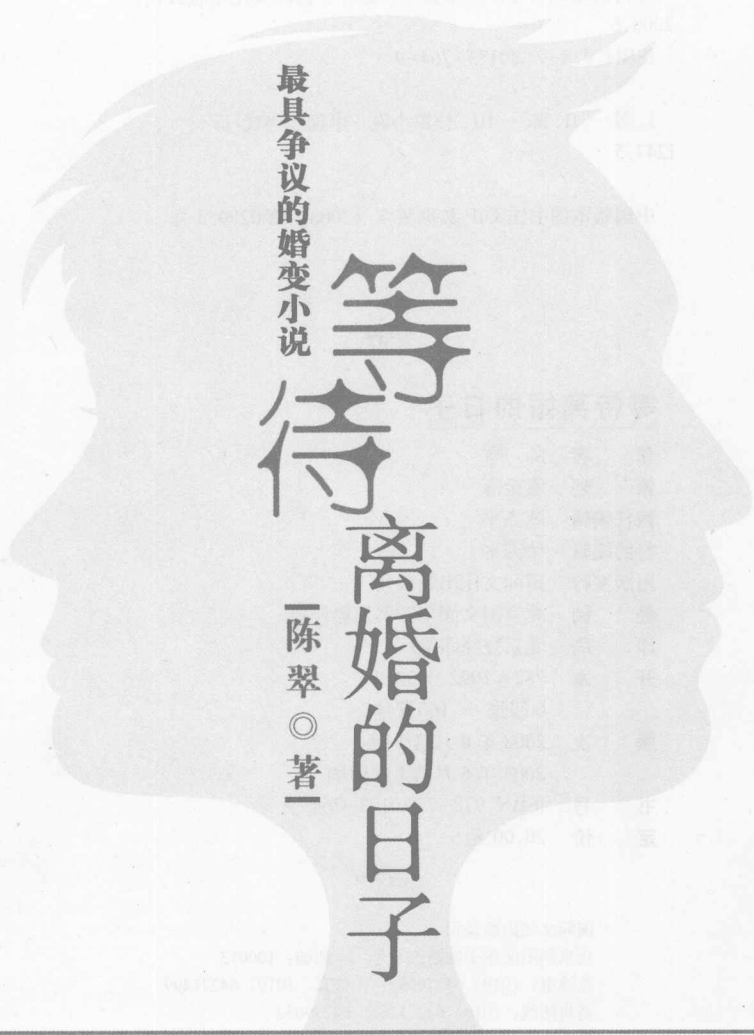
离婚的日子

字词舒缓而传神，即使是在血泊与冷寒的手术间。肉体伤痛的同时，精神还在寻觅真相的答案和逻辑。

这就是本书的特点。以一个女子的视角和口吻，写出非常时期内心的所感所思。有尊严，有眷恋，有慈爱和怜爱，有回忆和救赎，没有的只是怨怼和仇恨。

这些文字，值得珍重。

——毕淑敏



最具争议的婚变小说

等待 离婚的日子

—陈翠◎著—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等待离婚的日子 / 陈翠著. — 北京 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08.6
ISBN 978-7-80173-764-9

I. 等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28953 号

等待离婚的日子

作 者 陈 翠
策 划 秦金海
责任编辑 陈杰平
特约编辑 柴秀木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 北京登峰印刷厂
开 本 787×1092 32 开
6 印张 160 千字
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
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764-9
定 价 20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传真: (010) 84257656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

序

毕淑敏

等

待离婚的日子。作者诚实，在题目里把所有的底细都告知了你。

标题像一段伐下的还带着青葱枝叶的木，渐渐地变为干柴。首当其冲地当然是“离婚”二字，触目惊心，但也有一种听天由命的坦然。然后是“等待”——从饱满的绿到苍萎的凋零。分崩离析的一刹那，并非马上降临，而是一寸寸挪来，很多分分合合藕断丝连的脱落，需渐次完成。还有“日子”，细碎平凡的日子啊，总要一天天走过。只是这日子和以前的日子，有了不一样的意义。

只是没有说明这是属于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的等待。其实，离婚是两人的事，等待也是双方的。不过一个男人在这种时刻，恐怕无心留下如此绵密细腻的文字吧？

综上，这是一个女人在等待离婚的日子，所写下的真情告白。

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。相爱多年的丈夫，在外面有了外遇。终于，说要离婚了。世界上惊闻此类巨变的妻子，有怒发冲冠的，有歇斯底里的，有以柔克刚的，有韬光养晦的，有拔刀相见的，有悬梁自尽的……

但这一位，如此与众不同。她镇定接受了这个局面，开始处理分手前的诸多事物。最令人叹息的竟是到医院去上避孕环。因为丈夫的户口一直在外地，离婚了，便无法再调入。所以，要在正式办离婚手续前，先把丈夫的户口调入。这是一次为了分离的聚合，女主人公默默地办着相关的手续，心中的那一份凄楚，可以想见。你把他办到身边，他却将成为别人的丈夫。悖论并不到此为止，因为是已婚已育的夫妇，调入户口要有计划生育的证明，这就需要女方到医院去上一个节育环。

完全没有亲密接触了，再来完成这样的手术，那苦痛，绝不仅仅是身体上的，更是精神的围剿。然而这女子，也一步步地走过，留下带着血痕的文字。

“眼前是形状各异的节育环，戒指般的圆形、V字形、甚至鱼骨型的，还有拖着长长的尾，说是方便取出的，倒像是项链的坠子。只是垂在身体的幽深处。使身体本能地产生排斥，让受精卵本能地不能着床，抑郁死去。无数男女相遇



相拥，最终爱情泯灭，也是因为找不到孕育的土壤，所以无从扎根从而萎靡吧。”

语气依然是轻柔的，没有怨言，没有悲怆，字词舒缓而传神。既使是在血泊与冷寒的手术间，肉体伤痛的同时，精神还在寻觅真相的答案和逻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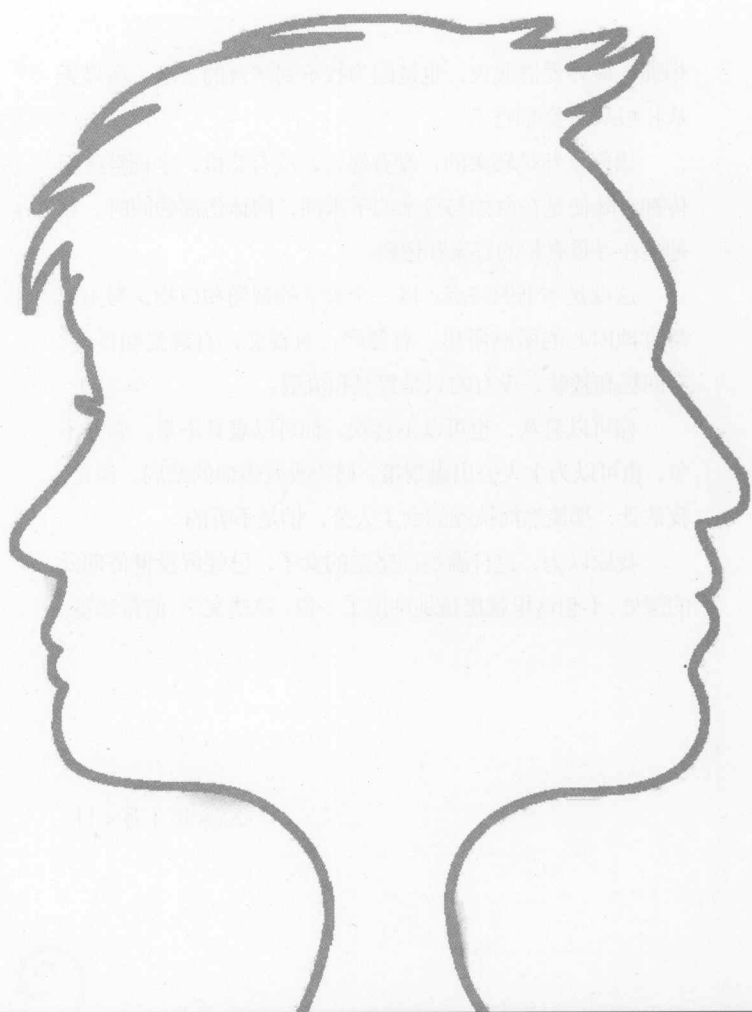
这就是本书的特点。以一个女子的视角和口吻，写出非常时期内心的所感所思。有尊严，有眷恋，有慈爱和怜爱，有回忆和救赎，没有的只是怨怼和仇恨。

你可以喜欢，也可以不喜欢。你可以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，也可以为主人公出谋划策，期望改变事情的结局。但是，我估计，那淡然而执拗的女主人公，怕是不听的。

我原以为，这样温婉而坚定的女子，已经沉没世俗烟云的深处，不想这里就挺拔地站出了一位。这些文字，值得珍重。

2008年4月4日







目录

1. 繁华过后 \ 01
2. 等待花开 \ 25
3. 来来去去 \ 45
4. 流言灰色 \ 65
5. 性事茶藤 \ 85
6. 上环纪事 \ 105
7. 文字博客 \ 123
8. 刹那回头 \ 141
9. 烟花散尽 \ 157
10. 后 记 \ 179

等

待

离

婚

的

目

子

第一章

繁华过后

他与她的婚姻静静走过了六年。

孩子也已三岁了。这一生，以为竟是可以看到尽头的。
风清云淡，岁月静好。

夏末，她去了一趟苏杭，与一群陌生人组团。

公司忙，他抽不出时间陪她。

“请跟我走云栖竹径……”导游黄色的旗一闪，众人便一头栽到了万顷凤尾幽幽森森的绿意中。

乾隆皇帝踏过的石板细细长长地向前方伸延，没有她想象的“曲径通幽”的意境。不过，反倒又好了，因其林大、深远，反而显得大器、自然。山林里奔涌着清亮的泉

水，江南梅雨季节的潮热令这群岭南人全变得汗津津黏乎乎。

“松鸡！！”不知是哪位冒失鬼的惊呼，队伍一下子都停了下来，流连一阵又开拔了，只剩她还在茫然地搜寻着，不甘心错过那一团散发着山林气息的浅褐。

“在那，瞧！”一只大手从背后抄了过来，不容置疑地拽住了她的手臂，几分慌乱，定睛一看，是团里的陌生男子！又忙不迭地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还是没有。

也许早已走了，又也许她真的没看清，但那只大手的温度却固执而有力地簇拥着她，放开的时候，便有几分踉跄。

那个男子高大，清朗，薄的耳垂，与他是不同类型的人。他是仪表堂堂的，有着宽厚的肩，明澈的目光，温文尔雅的笑，没有那人的冒失。

她漠然走开了。

也坐船，泛舟西湖是此行的主要活动。一位面目呆滞的正宗杭州美女在给他们介绍各个景点的特色。

她没怎么听，只打量着那女子。团脸，标准的双眼皮，悬胆鼻，樱桃小嘴，却生得一身的肉，鼓在制服里让人不胜其热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江南女子吗？

——同船的雪便批评她刻薄，只有她知道那种期待，因其美，所以苛刻。

苏杭过后，取道上海。

穿过南京路，来到外滩。奔涌的黄浦江，霓虹闪烁，巨大的电子广告在楼丛中明灭。

堤上满是人，一对衣着鲜亮的小青年在旁若无人地拥吻，久久地，分开后又再胶着一起，倾覆着，扭动着。

爱情，本不只是两个人的快乐，没有观众的爱情无异于锦衣夜行，他们看来深谙这点。直到他们一行人逛累了又折回头，这对青年人还在那里，上海的夜遂浓得再也化不开。

她站在石栏边，迎风。

这样的景点惠而不费，最受旅行社欢迎，放下他们，导游便消失了。沿堤的殖民地建筑在灯光下晶莹剔透，失去了石材本身的沧桑厚重。对岸新建的楼丛现代恢宏，却没有故事。

她是想起爱丁顿公寓、美丽园、卡尔登公寓了……闭上眼，张爱玲的城市地图历历在目。虽没有想过去寻访。

相近情怯。这是一个有着太多故事的城，却不宜久耽。

再回首时，已看不到一个团友。心慌之际，又想起没有带电话，几乎要哭了。四顾茫然，再无心看风景。

忽然有人从后边牵住她。“你在这里啊，让人好找。”那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又是那个男子。因为陌生。因为对自己莫名的关注。因为他在她失散后找到了她。此时的他竟是可亲的。

她看见他心里就踏实了下来。

第二天，行程结束，飞回广州再折道回家。

进家门的时候，收到一条信息。

“我会继续行走，西藏、内蒙、大漠……”

是那个陌生男子。她并不回复，轻轻删去了。

午日，阳光明晃晃地照进屋子里来。熟悉的家，一段不见，显得格外可爱。

在门口他就把她搂住了。高大健硕的身子像一堵墙。她只到他下巴，胡子茬扎在她额上，有点痛。

他把落地窗帘拢上。“我要你。”遂将她压在沙发上。小别后，尤为缱绻。

“要是总放假就好了。”她轻叹，抚着他厚实的背。窗外的三角梅影子映在窗帘上，似一幅幽雅的墨梅图。清凉。他看看她，欲言又止。

信息又来了。“坐破车孤身走在荒漠的路上……”

给他看了。“旅行时认识的男子，倒是有点想念他哩。”调皮的。

“嗯。”他漫不经心地把电话搁一旁，热唇继续在她耳畔游走着。

“嗯，最近有个女孩子很有意思。”“哦。”

“教钢琴的，呆会儿电话来了你听听。”

……

电话果然就来了。他把她抱在膝上让她听，极清扬的钢琴声，热情，带着压抑后的迸发。

“每天她都会弹上一段，打电话过来，只不说话。”

“网上认识的吧。”

“是。”

后来，他笑称那个男子为“杭州男”，而她则笑称那通电话是“钢琴女”。

她以为他们是自由的。有着自己的天空，并自认为是现代的，合理的。当然也以为可以点到即止。毕竟又善良，不曾想过伤害谁。

一直没回复，后来便没有了杭州男的音讯，到底有几分惆怅，她趴在他胸前无语。

“没事，乖，我在这儿，永远在这儿。”他轻轻安抚她。她头发很少，却柔软，像是刚出生的孩子，微微泛黄。

没有关心他与钢琴女的事，午后的琴声听了几回便没了兴趣。

是这样的夫妻。从来没想过分离，以为任世间有千般诱惑，他总是在那里，而她始终在他怀里。

初识是在2000年，她二十五，他二十六，正值一个新世纪的开始，便是他们的爱情序幕。彼此都经历过情感的波折，交往的时候在激情之外更多出一些洞悉人情后的体谅，不是那种懵懂单纯的儿女。在六年岁月中渐渐认同，包容。他知道她的骄傲与脆弱，她知道他的随性与善良，都不是很有原则的人。对尘世的清醒倒使得他们没有过多的执着。

云也爱，山也喜，都是好的。行也乐，停亦欢，都是明白的。

他们曾像一对孩子，彼此撒娇，诉说热望，无法实现的梦呓，毫不矫饰坦露内心。

久而久之，成了朋友，成了伴侣，成了亲人。因性格因经历，有着与常人不一般的婚恋观。甚至是令人不安的。

2006年。温暖。平静。有着凡世种种琐屑平实的快乐。

她在学校里工作，极忙，身体又不好，这一年孩子就放到广州让他老妈带，他的姐姐、妈妈两家人都在那儿。他姐的孩子年长一岁，两个孩子，不至于孤独。因此每到周末，她就往广州赶，周末一家人相约出游，乐也融融。

她从小在大家庭里长大，大家庭的龌龊虽已见得多了，但那种热热闹闹的氛围始终难以忘却，什么是家——吵架拌嘴，三天两头聚餐，大事小事争论不休，惟有如此，血浓于水才不是虚的概念，像扭成一股的绳，结实。虽剪不断理还乱，但丝丝缕缕，铭在生命中，即使有痛，却仍是欣喜而稳妥的。

她是一个不喜欢与朋友腻腻歪歪的人，不想受伤，怕失望。仅有的几个朋友，天各一方，淡如水。偶有电话，一开腔，都是懂得的，跳过了中间所有或飞扬或沉郁的岁月，两下明澈。理想中恣意而又世俗的快乐，是要在家庭中获取的。倘若那一大家子竟是意气相投，那就离幸福不远了。

嫁给他的时候没想这么多，与他家人的感情是在这些年里慢慢积淀的。

十几岁他就没了父亲，他的家自有一种独特的氛围。脆弱的自尊与敏感的猜忌交织着。拨云见日后的释然与长时间的阴郁对峙着。他妈妈近两年重建了新的家庭。三兄妹各据一城，在地图上呈三角形。一家人看上去淡极，少商量，各自生活。而且又敏感，因害怕受伤而随时将羽毛扎煞着。

其实，都是极善良真挚的人。

无心机的她，还以为自己是一开始就融入其间的。可是回望时知道没有那么简单。在审视中，在事情的历练中，慢慢知道并接纳了她。因她是他的妻子，在喜欢之外又渐渐多出一些纵容与不由分说的庇护。私下里她以为乐观活泼的自己是为此家注入生机的。她爱说话，不怕打击，大胆直率，喜欢坦然地索取。要很多很多的疼爱。终是融化了那些谨慎与冷漠。

这些年去广州，经常就是穿他姐和他妈的睡衣。有时去他姐那里，刚好他妈也过来，三个女人挤在一张床上午睡聊天。怕掉下床去，也会搂着他妈的腰。从没想过那人 是婆婆。传说中的婆婆。

他姐的家常年放着她的一些洗换的衣服，又有自己的洗漱用具。几间房的床都是可随意躺下的，要不然直接横在沙发上，她几乎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家。

那时并不奇怪，他很少跟她去。以为他天性随意，听不得家人的唠叨，所以。

其实，有些变化已潜伏在那里。

其实，他的故事已悄然开始。

在她沉溺在对那个家愈来愈浓的依恋中时。他已不自知地迈开了离开的脚步。

每个周末，他都去女孩那儿。已不是那个钢琴女，是之后认识的另一个女孩。

后来她终于知道。

每个周末，在她急匆匆地出门时，他也走了，更激动的心绪。

想起几米的《向左走向右走》，他俩的分别也许更具戏剧性。从一间房子，各奔自己的幸福。一方是温暖的家，一方是澎湃的爱海。

那一年，无论他还是她，确实都是幸福的。结婚后的第六年。他们以为眼前出现了最大的那颗麦穗。她觉得她真正拥有了一个家，不是指那套要供十几年的房子，而是他给她带来的那些人，那些情。包容了她的一切。任性。神经质。不断的需索。安抚了她内心的所有彷徨，对未来的迷惘。而他，则在六年的平淡婚姻之外，终于拥有了更鲜热的记忆，在每一天，蒸腾着，刷新着。

——那段日子，如小孩子找到了新鲜的玩具，他与她都不亦乐乎。

如果是梦，愿意不再醒来。可惜是雨，落地的声音，虽不响亮，却是结结实实的。带着晶莹的碎裂。

广州。百万葵园。阳光灿烂的午日。游人寥寥。

他姐一家，还有她和女儿。姐夫是那种强势而有责任感的男人，薄的唇，眼神跋扈。人极聪明，很少看文艺类的书，对现世有着俯瞰式的把握，所以他正常，内心有着一份自足与安稳。他庇护下的世界简单而清明。一行人的出现使得午日的花田喧哗起来。

一大片的薰衣草，迷蒙的紫。香味奇异，草本植物的气息，像是大自然的体香。

另一边是腥红的土地，铺天盖地的葵。高大健硕的茎呈黄绿色。花盘并不是凡高式的狂野，而像小太阳般天真的脸，规整的花瓣。又有蜜蜂在上下地飞舞。

姐夫在树阴下的长椅上睡觉。在他看来，陪家人出游是一种责任，看到大家快乐，他亦欢喜，仅此而已。至于花啊景啊，他没有太多的感慨。

早上出门时尚有几分凉意，女儿穿着长袖的公主裙，觉得热了，嘟着小嘴把裙子脱了下来。没有带替换的衣服，只好拿两片擦汗的雪白的纱巾裹在她身上，倒成了时装，穿行在花田里，像张着透明的羽翅的花仙子。

饭馆隐在不知名的藤蔓深处。坐下时，才觉出饿了。“来一只葵香鸡……”姐夫朗朗地吩咐着，便只有在这种时刻，家长式的决断与对生活的热情才表露无遗。